樓山堂集

樓山堂集第十七卷

貴池吳應箕著

序

八大家文選序

自漢以來文之流傳久而習之者多羣然服之必所異同者莫唐宋八家若矣予因謂其知之實少也此抑何哉以其文有法度之可求于場屋之取用甚便而襲其詞者但蘄以動悅有司之一日非必眞有得于古人不傳之妙而師之也于是文之精神以亡且天下購其書者日益衆苦于篇卷繁積思有以節錄之因而選者四起而文之精神

愈衰故八家之文以其傳與習者之久且多如此實皆無所得而使之亡文之難知又易憐乎予不可謂知文然居恒所湛溺于八家者獨與世俗之取用異又痛文之精神甚于世所謂選之人欲一大創而未能也而日陳子定生出其所嘗選而輯之者示予予閱之其異于世所爲取舍者與予意十合八九然則世眞有得于八家者有過陳子哉陳子曰古文之法至八家而備八家之文以法求之者輙亡夫文不得其神明之所寄徒以法泥之未嘗無法也舍其所以寄神明者而惟便巳之爲求天下豈有文哉况以論八家哉嗚呼陳子之言如此故其所選自世所常誦

習者視之若盡易人耳目之觀而使文之精神有所寄以不亡吾知賴有陳子而已夫古文必有眞知如陳子者然後能不亡則世之無所得而輒能亡古人者其選亦何多事乎

詩經程墨文辯序

今年張爾公應試南都甫入闈視七藝不自得卽擲筆出不復卒事于時同人歎惜以爲張子貧不能西歸合百金爲之裝張子卻之峻不可之詞見於色予謂張子方寓食冉黃爲仰事計以義受友何不可也張子曰友以予貧而助之友卽不德色我我非本分有也雖道義而有不可予

以所選之書教天下業書者嚮其利以爲德致幣而予甘焉猶予受直也雖聖賢不以爲非予曰有是哉子于辟受斷斷也以視子所嘗去取之文意有未愜雖尊官膴仕不肯假一字其斷然者蓋如之卽以是而驗子于功名之際假卒其聞事雖不滿志寧遽知其不遇而必不倖一第以違厥心如子者直律躬以律文凡夫文字之役一自子所衡量者而人品心術繫之矣以兹之選詎不貴哉且子今所爲選者詩義程墨也程墨爲士人利祿之資而世于經義益務苟且富足篇數遂釋之矣以子不回利祿之心准文則言之不幾于道于必棄之矣彼言不足志雖未必不

獲者寧躬去之其以督選文寧取其足以荷焉者而遂止耶張子曰如子言吾何敢當夫予竊有志焉予誦詩三百而見今之詩非昔之詩也予所流連反覆而冀一身遭者予固自有在而今茲之選則亦其寄焉如子言吾何敢當嗚呼張子所謂寄焉者予亦知之矣夫勵羔羊之節而可爲邦之司直者張子不旣有之乎其有者其見于斷然者皆是也若是則張子卽謂茲爲寄焉可矣崇禎丙子冬月

國門廣業序

南京故都會也每年秋試則十四郡科舉士及諸藩省隸國學者咸在焉衣冠闐駢震耀衢術豪舉者揮貲求舉酒

呼徒歛歌選伎歲有之矣而號爲有氣志能文章者恥之
鍵戶若甁聞遇則逡巡從道傍避去數十年來求勝遊之
可傳高會之足紀者蓋眇耳自崇禎庚午秋吾黨士始合
千百人爲雅集其集也自其素所期嚮者遴之稱名考實
相聚以類亦自然之理也計其時爲聚者三主之者劉伯
宗許德先沈崑銅也癸酉則楊龍友方密之再一舉行而
莫盛于姚北若丙子之役夫吾黨自庚午後彙聚之士半
爲世用其本末固已見于天下矣攻之者且四面至物盛
而忌夫何怪乎于是天下方以社事爲諱而姚子獨于憂
疑滿腹讒口方張之日大聚吾徒而盟之曰吾黨所先者

道也所急者誼也所講求者異日之風烈事功所借以通
氣類者此文藝而假以宣彼我之懷者此觴聚也今
天子聖明深以儒效不彰疑科舉士爲無用吾黨思所以
仰副當宁之意以間執讒慝之口者則舉視此聚耳何畏
哉予聞其言而壯之予因憶昌啓間五人一時嚮用吉水
諸公至于都門聚講而邪者掊擊不遺餘力善乎福清有
言我國家三百年所少者此一事耳今吾黨之聚何敢自
附前哲然異已者不少矣姚子獨毅然行之一無所畏固
爲其難者哉姚子乃裒諸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此聚
而素爲此聚之徒者循之聚也于是幷其文而廣之顏曰

國門總之不離乎聚者也刻成徵序于予予觀姚子密識藻鑑其所稱進之文必無不佳此無容予言也予知姚子于文亦直寄焉而所以聚者豈在是乎故爲述聚所自始以志一時之盛因見姚子之獨能爲其難者如此

道南集序

崇禎戊寅予至梁溪與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而歎焉道南者故楊龜山講學地因祠祀之而配以毘陵先賢其旁即所稱東林書院也嗚呼此其廢興之故難言矣子方曰子之來也亦有意於此乎予曰此生于梁溪者之事也箕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然諸先生之本末嘗聞

焉請與子言子之先世可乎夫進而急國家之事則不有其官退而明聖賢之道則未嘗無其友其友又皆明聖賢之道以急吾國家者此何負于天下一時邪者至目之爲黨于是三朝以來五十載之內凡天下之爲正人君子無不以其身罹禍其罹禍皆以梁溪也梁溪皆以子之先世然則不忘先世者子之事也子也何足以承諸先生之後子方曰固也子先世之退而明道也不得已也豈樂其身有黨名乃其罹於是禍者至放逐流離斷首就誅而卒無悔色何君子之多也今之號爲盟社者聲相逐耳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捽劈去吾即不忘先世而求如吾先世之徒

可得哉予謂子方弟難以其身爲倡耳昔驗之于數十年之後故其徒歷生死禍福而後見今也求之于一無表見之前則生死禍福吾安敢必之于吾徒亦取其足以風者要非子之先世無望也望其人爲子先世之徒而子又爲可已哉子方曰然吾即挾吾先世之所退者以爲進則今之徒皆文章之士也選今日之文而以道南名篇則又安知驗吾徒者不在數十年之後乎集成予因叙兩人所爲問答者如此

崇禎甲戌房牘序

或問於吳子曰仲尼不云乎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即如

令之號爲房牘者是南宮既雋之士所自表其素所蓄積也是當代之名卿鉅公以其所得士之行卷刻而布之以風式天下也今且取其所已刻者刪之選之去留甲乙與原書合者無幾矣天下購其選與刪而讀之者率又從下而不從上此亦奚啻夫議哉而予躬蹈之也予應之曰否否國之衰也然後有監謗之使其亡也禁士不得以其學非上之建立令　天子聖明求賢之急至拔士於貢額之外則夫一日之知一人之鑒其不足定天下士也明矣天下士不樂人之已第必考其素業以自內驗所學不畏上之懸書至駮其定論使後起者無質於所從是非之公也

然是賢者知取信于天下誠非一日之故偉者知吾亦有所不足恃而不至盡生天下苟且式獲之心嚮三王而更王也士生于時亦或未能免此而將等於庶人之詠耶且夫文章之有論辯亦豈盡非議制建之事可同年語哉予嘗聞之古人矣古人于經術學問之際亦何其氣決敢任歟故有僉業弟子傳著或異矣亦有同產李昆師受則殊本所自授也見偶異焉至指之爲大愚雅稱石友也義不阿焉而移書侃侃寧惟是乎君父至尊親也經論異同則有閒焉蓋至有殺身臨刑辛不敢枉學以從者何則誠有所自據也予嘗讀書深歎以爲人心所以求古聖人之道

所不至澌滅盡者此非其極驗哉是故爲貴人之文矣曰此吾已效者也宜世皆諛之不敢非此其文可廢也主司亦既布其文成書矣曰吾能進人退人者彼士何能議我此其書亦可廢則取其書而删之選之本無所可否也姑寓依違于其所已甲乙者曰吾愚人也哉而以其是非與彼貴人及能進退人者角也且文亦詎有定耶嗚呼選文若此是又向之敢爲無道之議者所羞稱也即安得謂公道之能在下哉夫選文而第程量已效之人則文者末也風烈事功所繫不在是選已效人之文而有所發明當否使天下之士尊一王之制明聖人之書即知言之無與于

道者雖其人旣貴其貴以之文雖蒙進退以者所許與而布之爲書而下之從違猶在此不在彼如是敢謂房牘之選爲無時之業而已乎上以翊　天子廣求俊乂之心俾讜言深識罔所忌畏得發憤于文字之閒而言之無罪下以誘進來學羣服于至當俾肆力學問者益有所取以自驗用奪其幾倖苟得之心誠選者事矣而無道之議有一於是哉雖然此非予之敢任也予所不敢依阿巳效之文而有所辨論異同其閒假古人而在君親之尊生死之重曰吾不以易吾學也嗟乎是亦有其志焉巳矣

崇禎丁丑房牘序

予之爲房牘選也始于崇禎甲戌既已見成事于天下故今復不得辭金閶書林迎予千里予于是入天都下錢塘泝苕禾至虎丘而休焉文自京刻爲各經師所已選者五千餘首合之行藏諸刻又萬餘首予閱不能五旬畢謬以意擇之得佳文八百餘篇書既成例序之以行客問予曰子之論文詳矣今茲之選亦有說乎夫予往者之論文也以理以體理者爲聖賢之論所從出學術之邪正于此分性道之離合于此辨也而體者則謂文有一定之章程不可變有自然之節叙不得亂也繇今思之是二說者其迹也執二者之說以迹合之猶易也察世運之所趨庶幾于

其言繫之者其惟氣乎夫昔人之論氣也辨之清濁之間耳吾謂莫如審之于強弱之際今天下可謂有氣哉[illegible]戲吾疆矣寇廬吾原矣囂競長矣節烈替矣議任之途相詭成敗之數不勝矣竊疑三鼓既竭莫今爲甚而靡然者則盡于文見之夫然文之爲風聲也又何疑哉且氣不可作而致者也非不可養而至腐師俗儒所謂養者發于言則夷易措之事則和平試跡其爲夷易爲和平者俛靡靡之可聽莫庸庸之多福耳嗚呼此不知夫至剛至大者爲何語乎然則予所謂莫今爲甚者皆坐是誤也此屬又烏足與語文哉是故予不能作天下之事功也名節也而風之

以洛見之文不能盡救天下之文也察之于至細之氣六
剛氣之所發必不剽也必不襲也必不蕪而穢不矜而肆
不恇而寥落也必當理必合體也推之爲忠臣爲介士爲
強力有爲爲震撓不詘者必是人必是言也非是若其氣
靡也氣靡者言離也勦古人之已說而不情規先民之成
格未能似猶曰此體也此理也吾謂是大僞不忠大貪不
謹趣榮勢以遠節烈讒衆軍實而長寇讎者必是言必是人
也予之搜爬蕩滌蓋自此文始矣客曰若是是天下之知
言者莫予若也夫予則安敢予欲天下作文者因吾說以
反而自循其氣餘是以閱吾選也其庶乎

歷朝科牘序

文之始興也初無定體自建之爲制然後有規矩準繩之不可易從來取士之法如詩賦策論無弗然者何但今科舉之文乎本朝科舉之文前代未有行之既久其法加嚴立爲比偶非若詩賦策論猶可窮極才學則其尺幅較狹緣于發明經義聖賢有一定之論注疏有不易之說又非若它文可以私智臆識隨所移綴遂以中度也故其理道爲甚深以甚深之道礪致于至狹之幅宜三百年來作者非可億計而合者纔足指數耳且夫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豈非吾所謂有規矩準繩不可易者乎以所爲難于盡

致者言之則文章遇合不可同論是故雖以巍科鉅第不更舉而立效者其爲墨也果能使天下奉其尺度爲不可易歟若然即典試者宜先有不可易之法矣今其人皆有貴人賤人之權也嘗試問其言抑果有當于程焉者否乎是故場屋之文號曰程墨矣要皆名然而實否夫主司所以登士與士所以自庸其然否既如此則夫士人平時所冀幸者不過操不然之說以爲苟可獲焉已耳生心害政使數年科舉之文至不可究極而其它亦猶之是者其實皆繇于此蓋吾痛憾成弘以後昔所爲加詳之法而今寖以息微也夫今主司所以登士士所以自庸其不從科舉

之文則已矣其不能不從科舉之文則所號爲程墨者不
可不實求其然求其然而後繇文章而施者可以使之無
不然然則不負科名者烏在文章之道謂吾可不必盡心
哉始進不正未有能正吾未見操不然之說以庸其身而
事其君而其人之有一當焉者也古人所稱大器者無有
越規矩凖繩之中而又况文章之事歟文章之法肇于洪
永詳于成弘之間莫盛于慶曆初年即莫敝于萬曆末季
其流也自塲屋之程墨始故欲科舉之文不亡當先從塲
屋之程墨論之欲成弘之文再覩于今文當先從其源流
本末備論之以明其盛者使可復而其敝也未嘗不可反

此吾所以論次程墨錄國初而迄今之意也先是歷科程墨選者不止一人而窮極流弊惟予選爲甚夫好盡言以招過昔之所深戒也然以闡揚 祖宗之制原本聖賢經傳大旨使天下知科舉之文其法終不可亡而名實然否之閒尤使人覽而感慨係焉者則功與辠予亦俱有之矣崇禎甲戌夏月某日

四書小題文選序

同一四子之書也則同一四子書之文也文別之爲大小題者何曰此以試分者也夫春秋二試主司所命者其以盡見士子生平故題主于理義之說爲多而又有觸忌犯

諱之慮則非典雅明正者無取焉于是書之爲大題者可數而知也它如有司歲月之試多截斷章句謂可以見人倉卒之智即以使雷同假託者技窮于無所施而後其爲別白也易於是凡四書中一切深隱之文纖曲之義大可容白虎之論究小可以逞稷下之辯說者其題皆蔽之曰小也嗟乎小題之難爲工也葢有十倍于大者矣吾又聞本朝以小題著名者不過數十家每科亦不過數人此又何也豈以場屋取進不在是故士但使足以僥倖小試焉而止而人之才有能有不能其能爲小者其有不可強而學者耶以其難爲工者而責之于童而習之之人以其不

可學而能者又使天下群試有司者其始必出于是此猶人之初生也未能立而不作遽望其疾趨不息也有是理哉夫天下理一而已抑大而亡小未有也則簡小而遺大亦未有也吾嚴以程文使以文明題者根抵于聖賢之蘊其說可以引伸觸類而推其所用復寬以量小使因題治文者雖至于縱橫馳騁要之雖變所適而其不可越者自在也是則小大題之分也以試而吾之合之也猶以文文之選也其又烏可已乎

四書小題文選後序

予之爲小題選也別昌啓以來之文爲近集以文者時爲

之士亦不能違時自見故邇來近日之文宜益務盡心夫然予之選茲願獨嚴于近何哉夫予嘗感慨目睹以來之事而歎生心之害皆自文始世不之察耳其所讀者聖賢之書也所取者科第而所行者皆狗彘不爲之事乙丑丙寅間諸人殆不忍言今試取其文覆焉有一非柔佞者乎非詭誕者乎非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者乎彼作文之心以爲吾逐利否耳慮非顧行也故其徒一得志而幾覆人國嗚呼可畏哉自 今上躬戡禍亂蕩然與天下更始又恐文之積習難化釐正之詔每試輙下而孝經小學復加意舉行期以養之義理之正用以作文人忠愛節烈之心而邇

者功效不彰名節鮮著則不可謂乙丑丙寅間之無其人也不可謂逐利不顧行者之無其心也不此之察使其文之既效者與道德仁義之言淆混而行于世毋論先正醇雅之風不可復見卽國家所需于文者謂何而使浸淫流蕩以極其生心之害彼乙丙間事可再提哉予不揣愚鈍每于選文之中輙鰓鰓慮之夫人吾選者亦未知其人果何如然其文爲柔愶也詭誕也猖狂縱恣而不軌理道也若是者吾必掃除務力而尤加意小題者小題爲人所童而習之養正於蒙則小題之謂也卽今日國家欲得文人之用而先以孝經小學行之有司之意也吾故曰近集者

時爲之也

徐又章制藝序

劉禹錫云池州之有九華造化之尤物也夫天地精華之氣不著於人文而徒使山川發其秀則安得謂吾池之以九華重哉或曰嶺以南人文不著者山川奪之也故滇粵之間嵌空奇秀猶吾江南籬落間物而見者無稱焉不勝稱也若江以南山水不奇之處其人文必多寥落夫然微獨九華之秀於吾池無所奪而使池之人文有所烝而發之者非九華曷以哉於是予于九華人士見以文稱者必覩而意之曰此必有異而今適得之徐子又章予向未識

文章也讀其文幾使人疑舉業之間有蔚宗彥升其人者
乃交文章而威儀玉立文適如其文此非有所降而鍾之
者則九華之間雖號文區要猶是齊聲和和千人一曲耳
高言何綺乃幸覩之文章文章秀於山川乎則禹錫之言
爲九華重也而有所以重九華者矣

樓山堂集第十七卷畢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

貴池吳應箕著

傳

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忠烈楊漣傳

漣字文孺號太洪湖廣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授常熟知縣以治最選給泰昌元年　上崩與顧命天啓初爭移宮功最大累遷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以首劾逆璫削歸未幾就逮下　詔獄誣坐受熊廷弼贓拷掠至死天下悲焉崇禎元年詔卹其冤贈官賜祭葬廕子予諡視諸死臣爲尤厚初漣之爲兵科也値神宗薨光宗以庚申八月

初[illegible]月登極未幾不豫京中傳鄭貴妃進姬侍八人用奸監崔文昇下利藥帝疾遂甚鄭日與李選侍比邇封太后選侍封貴人中吉旁午時漣憤甚上聖躬違和之疏一疏極論鄭氏所進醫侍疾無狀宜下司禮推鞠窮究宣示中外因俾戚臣誣汙起居發病狀虧損聖德進皇長子及皇子扶床繞膝尊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疏上三日特命錦衣召漣入意且得罪及見從容言病狀目漣者再語皇長子兵科不當去朕左右會冢宰周嘉謨亦數責鄭養性於松棚被封后事竟寢鄭亦出移慈寧宮然自是上疾不起矣漣從諸大臣後受顧命是時

李選侍居帷幄間挾皇長子求封色態甚惡上崩選侍踞乾清宮閉皇長子不聽出禍且不測漣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羣臣哭臨畢卽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議定越諸臣入宮宮閽者持梃固沮漣大罵奴才 皇帝召我晏駕 皇長子小汝輩據門不容宰相入闈懼啓門入哭臨請見皇長子內豎傳李娘娘命追呼拉還至再漣入格叱退之比見定登極之期皇長子暫出居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漣與諸大臣公疏請移宮御史左光斗又專疏爭之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同居乾清且欲垂簾詰責光斗疏中武后等語漣抗論於乾房於披門於殿廷者日

以十數於麟趾門值一[illegible]中使叱之使還奏光斗得無恙又促首相方從哲曰　上登極則無住東宮之理相公當上揭急催移宮方相意兩可漣謂以選侍不移宮而退處東宮是天子避宮人大不可因反覆辨甚力有大閹以好語解者漣叱之益以死爭聲徹御座殿陛皆驚怒上亦語近侍胡子宮眞忠臣也會李進忠以盜贓被緝於是閣部謂宗廟有靈選侍宮移而上安矣當是時三朝大故在彌月間倉卒危疑諸朝不知所爲漣儼然行顧命大臣事外戒金吾僞緹騎設儆備內戒中宮乳母禁宮人闖入身露坐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須盡白論者謂其有社稷功獨御

史賈繼春為風聞誤上疏請安選侍與漣意相反 熹宗因傳諭歷數選侍欺辱聖母之惡賈被劾去後璫禍興諸附逆者卒以移宮一案陷楊左云魏忠賢之横也當事皆觀望無敢先發漣獨奮其疏數其二十四大罪疏草傳誦天下時甲子六月事也逆璫切齒恨入骨然外廷多正人且欲殺漣而無名自外廷與内搆而漣始削籍歸矣語在黄尊素傳中乙丑四月五虎梁夢環奏參汪文言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等皆緹騎逮治後先拷死逮下詔獄時賈繼春方起用即追論漣移宮通王安犯上罪當死然難於坐贓於是借封疆一案謂漣等受熊

廷弼銀需獄誣坐贓二萬兩竟以此殺漣漣立朝廉直天下所知當被逮郡邑震驚集衆至數萬欲禁官旂奪漣漣叩頭乞父老得解散村市爲設醮祈生還者數百處比就道士民乞送者萬計下至老嫗菜傭瞽聾乞兒各爭持一錢爲贈官旂皆感泣且爲具資河南州邑裹糧送漣至黃河者以千計至許州有舊識郎中蘇繼歐迎謁具飯後亦被偵削奪懼禍自經死漣下鎮撫許顯純以鍛鍊贓銀痛加掠治漣大叱顯純曰熊廷弼初在遼陽我有參疏廣寧陷後我奉命而出及失事入我有何辭一死之語廷弼恨欲殺我此豈受賄爲營脫者若移宮始末出突徙薪是天

后土實鑒此衷汝曹必殺人狗彘不食其餘顯純大怒將頭面亂撲齒頰盡脫漣罵不絕口仍加鐵釘貫胸立刻死漣入獄時度不免齧指血艸疏千言冀以尸諫埋卧所爲顯純所發付之火死七日始得領埋時盛夏尸爛僅存殘骨一具而已漣產入官不足千金其母寄居城樓知府李行志書募文知縣夏之令設櫃四門捐俸首倡士民有傾家助之者完贓萬餘兩吏部尚書周應秋逢璫意猶勒限嚴催羅織無已其老僕咨嗟幼子驚死諸臣死後之慘亦無有過漣者後給事中瞿式耜爲漣頌冤疏曰蓋嘗聞褒忠奬直乃帝王勵世磨鈍之大權拔異旌善尤聖人顯德

闡幽之妙用自閹賊魏忠賢與奸相魏廣微表裏爲奸羅織忠臣誅鋤義士一時慘死諸臣詎可置短長於其間哉顧就其中屋漏盟心純乎君父家如懸磬節比秋霜詔獄之際開千古廷尉所未有之刑畢命之時受千古忠臣所未經之痛則於諸臣中獨揭三人焉曰楊漣魏大中周順昌三臣以公忠發憤而遇禍災天下亦了了見之矣然亦混跡於同死諸臣之中而未有能發其幽光者夫漣何如人也自爲諸生孝友端方慨然以澄清天下爲已任家徒四壁志氣軒如其筮仕臣鄉常熟也鐵面冰稜吏胥不能仰視而愛民如子卽嬰兒婦媪咸得自盡其情莅處一年

不名一錢而廢其舉錢糧之絕火耗上下百年僅見漣一
人耳入計府止餘兩袖清風欲送其老母歸楚至不能治
裝以去及居言路揚清激濁誼絕餽遺爽素之風依然白
屋但言及國家之事未有不耳熱而面赤如念其祖宗父
母疼腸刺心談及 神宗 光宗未有不涕泗交下故其
臨死之時亦旁無一語但呼 高皇帝陛下而已逮繫之
日漣自湖西達京師三千餘里隻身策蹇未嘗一日肩輿
未嘗一日騎馬借入都門小民有歎息楊都御史清官今
日何至於此詰朝而歎息之人幾命於徹衛矣誰復敢私
語稱其冤漣死於溽暑僉四日方奏聞比領尸骸手指腫

爛欲斷足之聯於壓絲毫耳迨下令湖廣追贓漣傾斛一屋所值幾何漣母棲城樓諸子乞食以養之縣官無可柰何爲設櫃於四門遠近士民爭來投櫃納至萬餘金矣夫應山非甚富饒也惟正之供猶自難完而爭爲漣納者豈能征發期會哉夫人臣抗節直言慷慨殺身歷代史書常亦有之如漣之貧不言清勞不言功從容就死無怨無尤方之宋岳飛本知十二金牌出自秦檜之手而俯首就戮斯亦可謂人臣之特矣若大中何如人也大中爲孝廉十餘年足跡不一至郡縣之門設館糊口欣然自足自成進士以至授職行人擢選諫職從未嘗受人一錢官至吏垣

猶賃以居無一椽一瓦邑中豪強與縉紳家凜然畏如嚴
師而獨於閭里小民如家人父子逮之日微臣與南京吏
部主事往送之見合邑哭聲震天搥胸蹶地黃童白叟無
不皆然又覽追贓之疏不過里老代完銀若干而士大夫
代完銀若干大中書劍賣質銀若干而已當魏璫逆焰燻
天耳目佈滿之日使大中不眞賢豈能號召士民為之還
贓使大中不眞賢豈至此時而有司之敢如此上聞乎大
中同官旂過常州知府曾櫻見之潸然淚下大中顏色不
變慰之曰臣子死於王家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櫻捐俸奉
百金托詞臣鄭鄤轉致大中堅持不受曰譬如娶婦孀居

數十年垂死中偶動一念便屬失節簪華而皖不敢以此易也嗚呼櫻固賢大中尤不易矣至其詣鎮撫也大中受姝刑未死獄吏以藁席捲其肢體倒豎於地如是三日啓而視之大中目精猶轂之轉輪既死魏賊令卒吏毀其屍故大中骸骨未全初大中之下獄也嚴戒其子學洢曰吾當死汝不當死汝死而寡母誰侍幼弟誰教因不令至獄門一步比學洢扶柩歸猶未知大中死狀也至病中忽聞之一號而慟再號遂絕嗟夫子孝臣忠萃於一門矣若順昌則又異焉順昌賦性清嚴嫉惡如仇即親朋不少假借官福州司理墨吏望風咸解綬去值稅璫高寀肆毒順昌

方署府篆挺身抗其鋒民賴以帮忤璫之聲播於朝野擢居吏部一洗敝習四方貽牘絕不敢通請告歸籍止用肩輿一乘行李二擡而已里居時微臣時一過訪之見其田無數畝屋無數楹蕭然如老衲寒儉意豁如也魏大中逮過閶門順昌以大中必死親詣其船縷縷問其家事遂以女許大中之孫緹騎以閹璫銜之最毒遂假手李實一疏逮矣賢臣七人而順昌與焉順昌居鄉不畏高門不侮鰥寡等之大中以故俄頃之間吳閶數萬士民狂號亂哭衆憤所激擊死官旂幾成大變順昌跪而哀求謂爾殺官旂而又不散貽我不忠且滅我族小民無柰順昌之哀詞而

後散去民誠無矜而順昌之生平亦畧可見矣初諸臣之逮至也魏賊使人紿左光斗曰爾等第不辨一言當俾爾等生還於是光斗誠謂諸臣曰我輩留此身異日尚可爲朝廷用今日徒死何益是以諸臣無一言然終以死順昌實憤之故至鎮撫司而唾罵者唯昌耳而昌因此被刑尤烈昌已死踰墻而擲其尸於夾道中邏卒撫其屍以磁鋒割其股血濺而生復荷械至錦衣堂上昌觸石碎首血濺几案罵魏賊不絕復加重刑立時殞命使諸臣之死盡如昌魏賊或亦爲寒心也此三臣者其清風高節無愧於高攀龍繆元標而死事之奇慘過之死事之奇慘諸臣多有

相同而清之至極忠之至純三臣似尤覺振衣千仞之上今楊漣既已蒙諡賜祭葬無非兼舉天下感國家待大臣之體不滿而大中順昌僅蒙贈廕而未有諡祠臣以爲聖上御宇必有一番超常越格之典以優忠節之士如漣如大中如順昌若方之前代則楊震范滂之流即求之本朝亦海瑞劉球之匹此即得一人焉已足砥特頹波乃三人既並生於一時而三人被禍之慘亦倂集於一時上下古今指可多屈似應將三臣特加旌表於贈官廕諡之外總勅賜一祠仍給一扁額俾三臣生前爲第一清忠之品死後亦邀第一褒䘏之恩且三臣臭味亦同英靈不散其盡

忠以報 皇上固不以存歿而殊且使海海內外知大聖人待純忠亮節如此其殊異優崇孰不刳腸瀝血以圖報稱其所爲鼓舞激勸之方猶遠出於尋常旌表萬萬也云云初漣爭移宮時與左光斗同志其慘死亦同至今忠臣稱楊左云

嗚呼應山之死酷矣武曰閹宦應山激之也而釁實始於擁移宮之後故閹得借之以爲名然則誰爲此言者而爲諸附逆之小人解嘲哉夫宮亦幸移而功在應山耳脫不移而有他變罪將誰歸閹之橫也卽微應山之疏而附之者能已哉內無張永卽欲用楊一淸之智而

無可乘是以韓文不死而應山死死應山者非閹也王張三策之小人也故吾傳應山而深惡附閹者之死應山也尤惡夫不罪死應山者而謂應山之可以無死也

贈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光斗傳

光斗字遺直號滄嶼直隸桐城人也其爲舉業有聲以萬曆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御史有氣敢言同輩推以爲鋒初差巡屯其所行屯政畿輔賴之督北直學嚴絕請託號得士光斗性嫉惡任事勇神宗末年假印冒官者衆一疏汰至五百餘人光熹之際與兵科楊漣同爭移宮當是時閣部公疏之外光斗有特糾禍幾不測語在楊漣傳中

天下於是稱楊左久之累遷僉都御史時朝廷有門戶之目翰林繆昌期吏科魏大中以峭直見忌而光斗雅與同志故爲羣邪側目以爲渠率咸思擠矢於是刑科傅櫆借汪文言爲兵端首攻大中與光斗櫆最憸邪士也時正人多在列文言雖下獄卒無所牽累會楊漣攻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之具疏也光斗力贊之使上故內㣲之深又南樂奸相與內媾於是遂發難而逐冢卿趙南星等因吏侍郎陳于廷會推即於陳疏以黨比削陳并及漣光斗光斗歸禍益大作凡善類無一得免者矣未幾以五虎梁夢環追論汪文言逮治光斗漣大中等六人并以他贓追治趙

南星等十五人光斗下鎮撫坐受楊熊贓銀二萬具全刑與六人俱死獄中十五人者爲趙南星鄧渼毛士龍王之寀李若星鄒維璉惠世揚繆昌期施天德黃龍光徐良彥錢士晉熊明遇黃正賓盧化鰲也趙王繆三人别有傳初光斗之爭移宫也未嘗不言安選侍因邪臣姚宗文造爲選侍投環八妹入井之言於是賈繼春具揭安選侍而楊左移宫遂爲敵國後羣邪附逆者卽借移宫殺楊左然雖於坐贓故又入封疆一案追比速其死光斗死踰年今

上雪其寃爲贈官廕其子

天下稱楊左並矣而多有絀左者何歟豈非以二十四

罪之疏左實贊之是禨禍也吏科給事之欽左有所予奪其間是擅權也且王魏等之通王安交文言而左不能引決是比匪也若然則必廣徵也傳檄也爲得策此世之所謂亂臣賊子者其必懸此言哉夫王安不可附矣中心戴儲而用以安天下之本此豈不同符文褒之用永歎文言之起也誠微賤然廿五毒而辭無他引是烈士之行也視之讀聖賢書起家甲第忍奉一閹以覬除善類率皆誣陷致之死嚮文言而在必以爲狗彘不食而唾其面矣論者乃必欲借寇兵而助之攻也悲夫

太子少保左都御史陳公傳

公諱于廷字其世所稱中湛先生其號也其先爲宋儒陳止齋有倉四者始繇永嘉徙宜興湖南故世爲宜興人倉四五傳至衛輝丞弘甫自湖南贅亮村因家焉又七傳至憲章號古愚者以博洽聞即公祖也娶于邵邵方娠而古愚死于父桐廬丞任所邵聞以刃剌頸一指不死生公父所謂懷古先生也有欲奪邵志者邵決日以矢後以節受詔封懷古先生長讀父書教授里中稱經師人師焉娶雷夫人有婦德實生公公生之前一日雷夫人夢天日朗霽有虎生兩翼上飛天門及公生手足結毛成麟文五歲就外傳屬對奇警師大驚時懷古先生甫遊庠序客有持羊

酒賀者聞公顏因攜之遊南山公問士何色赤客曰嶽位離故赤公應聲曰然則四嶽之士何色客益大驚十三通經學十七娶張夫人操作相莊有梁孟風隨補博士弟子員時公父以居邵節毋喪極哀痛廢舉業公于是益發憤課蕤無間晝夜甲午舉于鄉夜聞報偃臥不起無幾微色喜人以是卜大受器明年乙未成進士授光山令光故多大豪行錢縉紳間爲先容以交令民有秉公父疾獻人參者公婉卻之候閒即繩以法人于是股栗而私交之風絕性慈惠操下不假束溼治獄必求其生但無敢干以私者俗尤化之戊戌入覲述道歸省復任則聞夫人訃聞公號慟

不欲生水漿不入口七日人稱純孝服除補秀水秀益才

匾也公至聽政之餘事務作人後所得士皆以文章科第

顯政成俗化循光山焉以治最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懷古

先生移誠曰若起家寒素通籍至近侍　國恩深矣毋沽

名毋阿徇方克乃職公佩受教時科臣汪若霖作輔臣意

外調公抗疏論并劾王錫爵以密揭助虐及黨輔者趙拱

極吳有孚若而人坐罰俸輔臣尋能于是直聲震長安冬

奉　命廵河東鹺時張忠榷晉稅爪牙吏多虎而冠撓鹽

政公劾忠沉命不法狀乞除去閣稅及陳鹽法善後五事

詔置閣他所公復蒐鹽羨及贖鍰易粟飽三晉饑民賴全

活者無算己酉四月京師正陽門箭樓災公疏諫 陛下深居已久不復當陽實之不存名于何有故天怒而百尺爲傾十二月上總憲懸缺疏力薦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諸名德舊臣庚戌報命南還途聞父疾星馳入門乞養乞休俱不報吏嚴檄督之官公卒不行辛亥六月懷古先生歿公毀不欲生居喪盡禮如居母憂時乙卯服除巡按江西會淮藩者晉獻在上恭世子在下庶子常洪出而圖國蔑令甲增盜護較藏匿逋逃慢吏虐民爲南州大患公奏洪謀不軌遣大將及從逆者罪有差因覆藩宗之庶代嫡死作生幼冒長及詭養異姓一切爲宗蠹者使祿無闕出

以忠盡職　上報可著爲令冬　騎薄都城公首倡義匡
大司馬簡練將卒刻日赴援捐俸具牛酒享士卒征者南
都風習靡麗居官者亦多長夜挈酒遊秦淮閒至荒厥職
公約法數章尤嚴飲遊之戒禁臺官無妄受民詞清城鋪
淹抑嚴寒甚暑尤務矜恤歲暮令出冤獄都人感之以南
憲自海忠介後始見公出則多焚香迎舞云庚午請告不
允辛未兼總憲缺公得副推　上特簡用再乞骸不允七
月廿上涖院先一日疏出大議以勵晚節疏再疏條陳諸
御史有不敢模稜以傳渾厚亦不掊擊以傷元氣語時稱
爲得體見銓輔無他語惓惓以起用名臣如孫淇澳愼行

惠元孺世揚劉念台宗周諸公爲最急歲朞武闈更制下
監場御史獄疏救不允又閱月使中貴出監戸工居左席
公袖疏將上值曹郎金鉉首痛哭上言公曰大臣不言而
君言[illegible][illegible]愧若矣壬申三月考滿詔加太子少保辭不允
六月巡鹽御史祝徼戒飭武弁有　旨著堂上官考覈具
奏公援先憲臣孫丕揚題例具覆云巡方按臣煌煌代天
將命而戒飭撓于武弁何以戢驕慢疏五覆不奉　詔八
月御史畢佐周亦如祝徼事仍著考覈公堅執不阿有尼
之者公曰[illegible]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徒令從諛承意緘口
如聾瘖乎且巳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卒又數不奉

詔于是祀　上怒竟削籍　命下舉朝錯愕時論救者爲
祁御史彪佳周儲部鑣湯節推開遠皆不報嘉善錢枡公
方爲南宗伯語公季子曰尊公白首一節驢背兩眷此自
增光史冊耳公　陛辭即日就道歸營草堂額署　賜遊
昭君澤也癸酉叔子水部君迎養南都徜徉名勝有前後
歸來草詞歸里足跡不入城市甲戌感風疾少間即強起
自刪平生所著書敘及先節母及懷古先生艱貞狀輒雨
淚也又日究心性理諸書即嚴寒指墮不爲輟其季子以
公病後節勞爲諫公曰吾樂此不疲耳顧一生強半宦遊
而于學未得即死何以入聖人廡下十一月疾再發乙亥

春闈流賊震[illegible]陵出嗟歎憤踴其子曰此卿大夫之恥也吾無可報國矣汝曹勉之言竟安坐而逝公諸子多賢長貞貽才而早夭貞逵以公任為水部季子貞慧負文章名節允有聲先是公父懷古先生以為先王制俗家有塾塾有田嘗欲倣范文正意行之公卒成其志公所養內外孤成就者甚多公他無嗜好歸來即林巒觴詠亦不數數其寧澹天性也遁跡荒村老益好學所著定軒諸集傳于世吳生曰當癸酉秋先生在南京時予從其季子定生遊因得覲先生于寓屋頎幹偉度望之使人意失即與語氣溫然忘其尊貴也視世之外示伉倨其立朝畀疏至不可令

人見者何如哉予猶記是時客偶問當世賢有品者先生
歷述所知無遺遐隱于人之有風烈者尤不容口其留意
人材如此當璫禍之興先生豈意其後猶以身忤　明主
哉名節重而身輕國體重而官輕跡其所先後歸來者有
以也世安得盡如先生者而爲大臣也

康氏清姑傳

姑康姓清姑其名也爲康敘次女世居池州江口之清溪
鎮姑生而慧敏寡言笑事親極孝敘絶憐愛之爲簡配未
偶正德壬申姑喪母兄锡亦失偶病篤姑侍敘居時年十
六越明年流賊劉七齊彥名等繇黃州濟江舟行剽掠沿

江上下皆被其害賊舟突泊清溪紋聞扶其病子揚爲避
賊計姑抱揚之嬰女隨出門不數武賊追及之紋被執賊
以刃傷紋背入膚寸流血至踵姑前跪泣而紿之曰吾
父老兄又病甚盍舍之願以身隨賊悅遂釋紋紋懼姑果
沒於賊欲還奪姑急以目止之潸然泣下紋于是忍痛楚
攜病子去姑故徐行度父去遠乃解衣裹嬰于道傍賊促
行急姑揚謂賊曰若欲我我何往賊大兇曰女言釋女父女
以身事我當隨去復何辭姑乃笑曰吾惟有死而已寧以
身見辱于女耶賊衆強姑登舟隣婦女被擄者先在舟咸
呼姑曰來我等皆在毋畏也姑罵曰若廉恥喪盡甘心從

賊胡敢招我我身可執頭可斷志不可汚復罵賊曰女輩害人多矣亡在旦夕敢我辱耶遂躍投水中賊使鉤挽之姑聲愈厲其黨相謂曰此必不能奪者也留之軍氣不揚莫若殺之賊怒亂刃交下姑罵不絕口賊斷其肢爲四以死後賊至采石盡縱婦之被擄者來歸悉以其事告紋且言姑不聽我故遭此禍今得生還者何若紋惟笑而不答先是隣人有逃匿棘中者亦見其死狀甚悉賊退始抱嬰女及姑遺裳哭報紋紋遂覓殘骸江邊見皿聚屍傍經日不散與水不渾因焚而葬之吳生曰予聞淸姑之名烈矣今距其死時已百三十年而姑之五世孫艮儒從予遊乞

予文傳之予觀今之流賊其禍甚百倍于劉七時而江北婦女以賊死者不可勝記非無節烈多泯沒無聞則姑之得傳至今非不幸也然賊禍之興也隨和者多男子而婦女往往以節死豈天地貞氣獨鍾之婦人女子歟夫姑之紿賊者智脱父者孝全嬰者仁罵其里婦者義而死以禮故姑之烈而死也與夫不可奈何而死者異雖然人至死則無爲多求矣况如姑之死者乎而予又曷能已于傳乎

柯宜人傳

柯宜人峽川柯氏女而劉觀明公之配也父柄從父都御史相膏見之于庭除謂家人曰吾宗女德無踰此女郎柄

任遼東衛經歷攜家出塞外年十二喪母十四歸劉劉三
世姑章存堂上白髮旅坐柯咸善事之中其權劉氏是時
家中落觀明公兄弟惟誦詩書又兩繼姑多旁潤以故益
貧柯晨夕瞻奉如禮恬然而勤婦職裕旨甘勿倡也劉木
服緦親戚中表朝夕吉凶昏嫁悉資給于觀明公柯必葛
方竭有無以助焉終身無德色觀明公與人和婉而治家
藹藹柯事之益恭謹公屢下第抑鬱致疾則理裝送之遠
游旬月而瘳公通判處州署青田縣督漕船內外斬斬無
官謗及擢養利州守乃止公勇退而理田園振貧乏掩胔
骼借為常傾筐倒庋昕之領初柯歸劉十年未舉子即為

公賈妾妾十餘卒無子以公同産弟子城爲嗣城就外傅柯夜必欹枕耳數里中盛衰古今家國成敗城既寢則數數視其寒暄不輟既旦又諄之然後起其于所撫育諸孤女亦然與城無異視天啓中聞寧錦亂柯語其孫廷鑾曰吾兒時從先參軍涖其地守土者率賈參貂以奉內買首級以希功疆場之事無一問者那得不有今日崇禎巳巳冬聞諸將勤王京師又指廷鑾曰吾老矣猶見中國强盛而享餘年然流離奔竄若其能免乎尋寢疾取附身遂服更迭着之凡歷三月而終何其達也柯未嫺文史而强記通鑑綱目書輒舉其畧着敘前言往行以戒內外子姓

年八十眼耳神明畧不與人隔柯族大從兄弟子孫凡紛
爭致訟之事毋以宜人片言而解因有聞其傳訓而相化
于讓者吳生曰古之傳列女者以德以才以學豈特矢節
然哉以觀柯宜人善事上孝也順夫子禮也撫孤仁也好
行其德不計財義也明治亂達死生智也閨房之秀數者
有一傳矣後之修史者采焉當以予言為信

䂬山先生生平所作傳不止此有

天啓死臣傳一帙揚忠烈公漣魏忠節公
大中周忠介公順昌高公攀龍萬公燝左公光斗
周公朝瑞袁公化中顧公大章李公應昇黃公尊

素周公啓元繆公昌期周公宗建劉公鐸蘇公繼歐丁公學乾夏公之令吳公裕中王公之案趙忠毅公南星諸公也附入國朝紀事本末集中未編次　兵餘從敗紙簡理之僅存楊左二公傳稿耳傳從父太學青城公稿亦逸

記

暫園記

予家秋浦萬山中深林碧澗所在而具予曾祖則倚山爲

廬今歷代者四而爲年百餘矣山之枝獨饒右故屋西顛
緐敞祖委土焉其勢隆起望之又一山也女貞松柏可數
百尺蓊蔚無閒冬夏有桂數株皆合抱梅數本如之花之
日香數里人頗稱異然爲數百年物無怪也予生在別宅
此屋已出易萬曆戊午不戒于火復贖此屋居之予以奔
走衣食視家爲客每歸而散步林中則襍處于鷄犬雚草
之間而已歲癸酉予苦屢試罷第因浩然有閒廬著書之
志于是隨山勢營爲園壘而週之園林其中林際搆亭對
亭爲堂亭側列舍數閒貯所讀書旁爲廊入梅桂環擁然
後掃除荆棘剪滌蘊叢而向之森挺盤曲棄置草閒者盡

爲榿榿閒物耆凡兩年而園成成而自題之曰暫客謂予曰子築室著書非旦暮事意將久于其中俞使書成則子園亦千秋百世矣何暫也且天未即以此園老吾子使子遂其經營四方之志名成身退而此園固無恙耳前此子未爲園而子之先人壘土植木以待之園成而益無披折摧敗之虞又子族多賢子即久客而遊涉觴咏可使園不荒寂又爲園在萬山中雖易世後無豪右侵奪之患天下有壽如子園者乎而暫之也何居予曰使予誠著書乎不必園也果名成身退乎不必園也水之成毀時也非園之繫族即無園而遊涉觴咏者不乏人雖微侵奪吾見人數

代之業者寡矣況區區一園哉予偶念至而園成園成而復念園可不必有也故曰暫也

相公墩記

相公墩在池州東湖中去城三里而近南唐湯悅未第時讀書于此故以名也墩延廣不及十畝隆起不過數尺從城直覗形爲最下然春夏水起四周瀰淼而墩故突其中歲大浸至于浴城郭沒堤豕墩猶自若相傳與水浮沉者所謂地肺也當非妄語墩故有院荒寂已久萬曆間蜀僧文石創精廬其上至其徒有明上人如是者經廓治之高閣巍廊垣階相接又叢條森植環於左右墩之勝遂爲吾

郡獨絕予遊於塿者二十餘年矣歲至郡則必過過或信宿又假寓焉或淹至數月嘗試月夕雨晨登閣而望水烟吞互至不見涯際指視城郭屋廬若茫數點而已及乎風日開霽水波不興操舟而往縱意所之如人在霄漢中飛行絕迹至風起水湧急而登岸巨濤激于檻前危帆掛於簷隙坐察聲勢意恐身安而鐘磬之音時相答也其或水落烟寒大雪偶作杳無人跡而塿如海外孤嶼在若有若無之間故塿無杭西湖之艷冶其疎澹過之無洞庭彭蠡之險奇有時能極其勢高不及培塿以上而有雲崖石屋之幽近在人間聞有至者則足音跫然其隆起者大如掌

耳江天萬里舉在眉睫非習于墩不能知習墩者固無知予也一日明僧請曰子豈獨習墩乎使天下後世知池之有墩者終以子也予感其言記之崇禎某年月日

南岳看月記

東南亭園之勝予遊者十之九予鄉多山三吳多水故所居在山水之間者爲必卽有之多以人力位置若自據林泉之絕而幽深曠敞常與天氣通又去人間不遠者予未見也至中秋看月所在皆然若特入山中又借良友信宿者予生平亦以此始先予聞南岳之勝吳氏別業在焉過宜與卽擬往定生曰待之巳八月十四天日空霽定生約

徒治具自亳村拏舟行四十里過西溪淪漣一碧遙映山色如杯几閒物至山足復輿登焉入谷口則澗洄徑曲使無導者此即桃源斷津處矣渡藤橋有塘可數畝山之水所滙也塘之上列舍數閒舍前爲溪循溪皆逶迤修竹中折而登水聲淙淙時十餘旬無雨江河爲枯而斯流不絕若居常則觸激而鳴者與谷相應可以意狀其音勢也益進數百步水洄爲潭潭上爲瀨潭底見石魚穿石罅可數而得瀨上則亂石若蹲若墜皆水所從出枕潭有樓蒼崖古木交橫其閒徙倚久之輙不欲去樓在溪之右遵而入有梅數百本交枝倚幹可謂梅埜溪左竹十餘萬竿蔽不

見天日從此把臂入林俯覩所築舍又出竹杪益山之麓矣舍瞰空爲廊人皆行竹上穿廊得門則軒宇虛徹遐覩兩溪直在階下而太湖縹緲在窗楹中故奇絕也所搆屋不多俯仰開蔽幽極意態長松列于檻閒怪石臥于松下予與定生方踞石仰睇而松閒月影已歷亂在地矣舍傍有小菴僧聞客至供茗茗數巡定生設酒酒倦復步廊閒看月聞空中有聲似雷而非者僧曰此天愁也聞則占兵荒予異之夜三鼓倦而寢晨興即出遊林外予語定生曰世所謂園者方百計以求其似山水安有即山水爲園者哉此殆爲僅見矣于是定生強予作詩詩有泉壑原生戶

川原巳達塀又有屋從林杪出石自檻中蹲萬竹青雲覆雙溪疋練明諸語皆實錄也而直敵其美曰名節存三世東南第一園以其擅有天勝稱爲第一不虛所謂三世名節者吳自安節徵如兩先生以理學氣節著名至問卿巳三世問卿即園主人也予與定生來遊初不使知自予書詩壁上始有傳之問卿者問卿即移具至是夜十五與兩人看月幾達旦擁被對談見月色清苦殊甚然非深山坐永不能知也早起卽理歸棹方出谷而問卿至至則强留之又大治具自晝達夜酒閒多談義與先哲及問卿先世事問卿曰予所謂第一吾不敢知然所謂三世者則命之

矣所不拜予意者有如此月因極歡而散定生曰此佳事也予盍記之是歲次崇禎戊寅

陳定生書畫扇記上

定生所藏扇最富自言少時購求不遺餘力自弘正以來吳中賢哲墨妙亦略備矣予展閱數次擇其蹟最真而人品書畫皆可傳世無疑者爲記之沈石田西軒坐雨圖自跋爲擬王叔明筆而徐髯仙書杜詩爲一周東邨觀潮圖則吳文定書玄墓詩爲一唐伯虎一畫自題詩豪放爲本集未載三扇絶奇生平所未一二見也文衡山畫扇凡十小圖大抹淺絳深染春華寒林幽潭碧嶂無所不具斯美

備矣書亦各體有之而細書落花十律尤精甚有四面非
自書則王雅宜行楷居二周公瑕擬黃山谷者一其一爲
玉女潭圖小楷書玉潭詩十六首者彭隆池也陳白陽畫
六皆花草其畫墨菊者即白陽草書九日自酌詩也書奇
肆詩亦眞率可誦畫茉莉者彭隆池題其上右面書爲文
徵仲梅花詩書其水草圖者周公瑕其著色茶花水仙者
文文水而淡墨水仙尤佳絶有周公瑕小題右面書者文
君元發也仇十洲畫五皆工緻煑茶圖陸本仁書觀蓮圖
錄愛蓮說者爲王子卿採菊雪景二圖皆無書畫碧梧修
竹者殊有筆意書爲文三橋江南春四首此詩㐲和倪雲

林者其卷藏洞庭許氏吳中先哲和韻殆遍歲壬申予在吳門借閱之許氏曾索題其後今觀此扇亦頗還舊觀矣文文水山水圖二一文三橋倣懷素草一王百穀細書茉莉曲文五峯畫五有無書者有文文水書者有王酉室及王百穀書者陸包山畫三有山水樓待月圖最精文衡山有題而楷書月賦者許高陽也謝樗仙畫山水者二其一無書其一則王麟洲書其答屠長卿歸隱七絕王鳳無臨池名此書亦道而有致錢磬室錢滄州畫扇各三滄州爲陸士仁書者一公瑕書者二磬室則一爲百穀一爲皇甫百泉而山水圖則王弇州書也陳括山水甚奇有文衡山

書王繼山寫臨雲臺者則唐寧菴書荊川詩姚俊有歸去來圖書歸去來詞者王百穀也段紫峯畫四公瑕書其二一王百穀一顧霞山作蕉葉圖者爲周少谷有張某書其一扇而書畫全者居商谷也此皆隆萬以上人凡畫之面五十有一書之面四十有五書畫兼者惟文氏父子爲多而有畫無書者六畫面別有題跋者亦數四要之皆可傳也近代書畫扇不勝載別其尤者張苓石近二十書者多董玄宰孫淇澳陳眉公孫文介詩扇五其書未知于八法何如然風骨稜稜望而知爲端人介士也董宗伯畫三皆其自書其爲修微較書作者題跋皆微詞閟之可一捧腹

米友石松栢齋圖卽書松栢齋詩趙文度山水一玄宰書項日新蘭石圖鄒愚公寒林圖各一李長衡陳百室畫者各三張鶴澗二多陳眉公書范長倩書者一黃貞父婁子柔楷書各一文湛持則留其楷者亦一周仲馭二有陽羨歌贈定生及歲暮風雪中寄定生兼問朗三者詩佳絕定生以爲此豈以書畫論哉吾傳其人耳因與孫文諸公弁珍之扇共五十餘書畫各半兼工者無如董宗伯而按其款識皆爲先宮保及定生作宮保者卽中湛先生也吳子日吾記定生諸扇而不勝今昔之感焉今之存于記中者其書畫不知于先賢何如觀其扇制而精堅脆薄其爲丹

降也具矣觚不觚觚哉觚哉定生其謂之何

陳定生書畫扇記下

天下之物其至者皆可傳也而傳有大小以百工技藝等之則書畫最矣上之有詩賦焉彼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目詩賦其小者也而脩名節立事功者又以博學能文爲後則書畫爲益不足道然而能文章有氣節者亦遑遑不厭其事而具鑑賞者且出財力購求之豈非以其爲物清而不俗其置此也不猶愈于積猗頓之財蓄金谷之聲伎哉定生今所稱能古文通經史之學者也于詩賦且薄而不道即當世[illegible]節義宜無他屬者而顧好此何歟定生

曰予且記之吾將盡散諸扇扇散而予記存扇猶之乎有也定生之言如此定生豈好是者哉乎以爲物之聚也以好亦不以其好而不散乎少時嘗有是癖一散于火已稍購聚之其精者至挾之以遊而又散于盜乎之散不以不好定生即不好又能使其盡散哉物之至者必傳扇之爲定生有也無假乎記也其聚散有數則亦不繫于定生之好不好定生蓋求其大者而小者即不棄可矣崇禎十一年八月某日

高田茶記

高田者予所居之里名也先世無植茶者有之自萬曆末

年始然不過閒見于園圃中時採以殺新而已十餘年來種者數家然合里計之茶之草以石量者不盈十焙而成茶者仂不及百實佳物也焙茶同徽法然色清質厚而氣芬則過徽遠甚其土性異耶天下好茶者無如予自晨至夜啜不去口無則悶不能開懷抱食飲俱無味家人嘗私爲記大約日用炭六斤水二十升而茶至二兩予嘗茶自遠近有名者皆具嘗亦自爲品目岕宜甚暑宜獨坐宜苦吟積想之餘虎丘宜偶嘗松蘿宜對客及寐起六安宜飯後天池龍井宜尋常應酬而予里者無不宜又最宜殿若先以是而前諸茶繼之皆可廢矣其茶至精者直不及諸

方斗或三之一或五之一而俗或疑其太昂耀閉挖覘茶亦有之無怪也茶之名不出乎邑豈茶不幸生乎里乎亦不願里有茶名也然獨怪今之所取于茶者名焉爾矣則茶將終不以乎里名哉

樓山堂集第十八卷畢